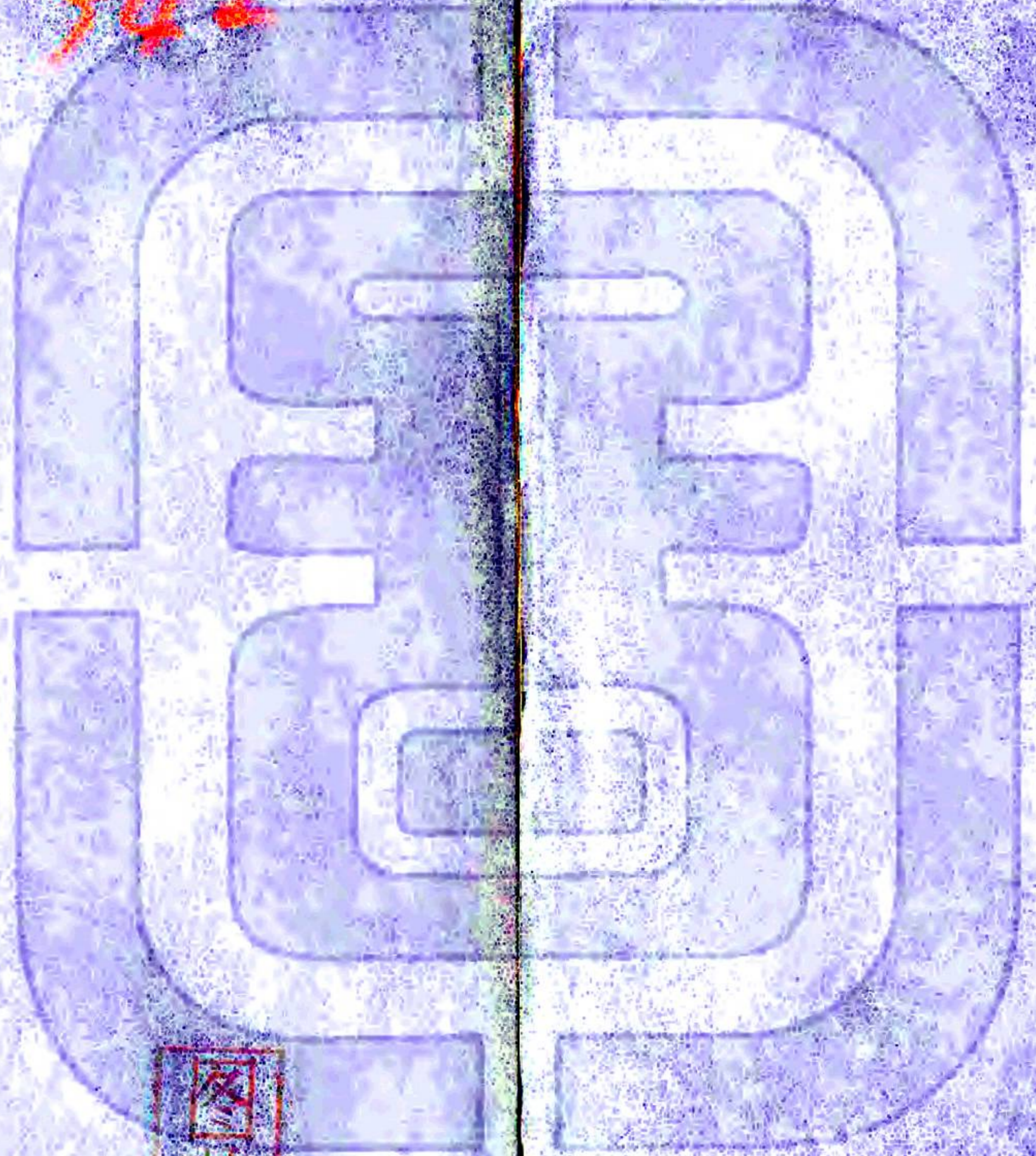


漢
南
鈔
錄

22350
942



國
立
庫

原書為

北平人文

科學研究

所藏見目

錄史部七

十一頁

一月三十日

寄到

此書原題 漢南鈔錄

不著撰述人姓名

原物存首三則所用紙

張較小

廿八十二、四

樹學識

兕犗談債



吳子星聯于康熙丁丑七月某日棹小舟入城鄉人附舟者數人
偶談怪異之事云我昨于六月間乘舟夜行因天將雨野泊而宿
月暗昏黑不辨其為何處甫就寢忽聞上舫上甲乙二人相語甲云
我算來渠所欠者已清楚矣乙云渠尚欠我一錢三分未能捨之
甲云為數不多亦可勾鎖矣乙云既如此明日騙他來大哭一場
何如遂寂然心竊疑之明日視舫上乃兩小棺也因停舟俟之未
幾見一婦踉蹌而來痛哭云昨晚夢鬼故再來看耳始知小兒之
死皆討債者也

忠肅夢兆

康熙癸酉秋海鹽徐岫年偕其姪容赴省試後詣于墳祈夢是夕
容夢忠肅公問汝祈何事曰敢問秋闈中否公頷吏曰持文冊來而
既至閱畢謂容曰汝中式矣示以冊面上批清二字且曰歸語
汝祖吳三桂一事當報汝甲第也醒語其叔亦不解所謂既而榜
發容果入彀謁其本房閱卷中批語並無清晰字樣及主司刻試
錄進呈選容春秋墨義一篇其批適與夢合因共駭然而終不悟
所謂吳三桂者復詢其祖時年已及耄亦茫然不記久之嘆曰是
矣此事汝父亦不知之吾曩有僕姓吳有婢名三桂因通姦汝曾

祖治之幾瀕于死吾力為解勸即以三桂配吳已三十餘年矣不
意為神明所鑒貽福于汝冥冥之中因果殆不爽也容字介臣中
丁丑進士尚在重慶時報未有父也俞叔音言

能詩丐

西江李丐逸其名字往來江漢三十年隨身一瓢外無長物每丐
牛肉彘膏并捕鼠生啖之餘納諸言敗襖中盛暑色味不變遇有
筆既書語無倫次或離一二字如符籙人以意揣之始成詩飄飄
有仙氣問之輒不答郡丞某強邀之署中贈以輕葛文烏丐辭出
被葛着烏插花滿頭行吟市上有觀瀑詩二首最佳詩曰瀑泉今

二

古說廬臺頓向雲居絕頂來潭逼五龍時怒吼勢摧三峽更喧
橫奔月窟千堆雪倒瀉銀河萬道雷鎖斷鷗峰懸白練遙看蛛網
掛層臺瀲灩湖光數頃浮誰知曲湧萬峯頭豁開古殿當前月散
作空山不盡流金碧影搖水鏡裏魚龍深在廣寒秋一輪直接曹
溪路白浪家風遍大洲或云丐向為諸生有名屢試失意有托而
為丐亦可悲已

飲食勿罪

治平中郎中易知素貪饗郊祭後賜食大官醉飽失容為御史所糾故事奉祠不敬以不赦論韓魏公請論如律謂不行後將廢禮仁宗不許曰寧以它事坐之士以飲食得罪使何面目見士大夫乎

上以或小有過差輒謂左右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嘗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

三

非為身也 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守珪奏謂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殺山守珪惜其驍勇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召為將使莊賈臨其軍約出師後期軍法後期者斬苴遂斬莊孫武斬宮嬪吳王闔廬出宮人為二賈以寵姬一人為隊長試習戰法武乃三守珪軍令若行今五申而鼓之宮人笑乃斬隊長以徇 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赦之免官張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

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夷甫王彥字也石勒上黨匈奴王彥

見之識其有反相將收之
勒已去矣後果叛普室
枉害忠良竟赦之
八月千秋

群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上賜書褒美
二十八年張九齡卒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張九齡否
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翰引兵出關遇賊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源大敗諸軍皆潰乾祐遂大克潼關上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上然之出延秋門至咸陽日向中上猶未食國忠自市胡餅以獻

四

於是民爭獻糲飯有者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徃徃誅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前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益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韓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覩陛下之面而訴之于上慰諭而遣之
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渡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

對軍士呼曰國忠與故虜謀反遣追殺之上杖履出驛門
慰勞軍士令壯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門之立禮對
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貴妃
居深宮安知國忠謀反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
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
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於是始
整部伍為行計上皇思張九齡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
至曲江祭之後厚恤其家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面
紇域之衆與郭子儀等克復西京尹子奇圍睢陽張巡

五

屢敗之相拒日久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
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
也不如堅守以待之始與士卒同食荼紙既盡食馬馬盡
羅雀掘鼠雀鼠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以殺奴其奴然
後括城中婦人食之人知必死莫有叛者賊登城將士病
不能戰巡西向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將士生無以報
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死生執許遠於洛陽
巡與賊前後大小凡四百餘戰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
不依古法教戰陳令卒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

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常臨機應猝在於呼吸
情令人自為戰不亦可乎自興兵器械甲伏皆取之於敵
未嘗自脩每戰巡立於戰所為士卒倡又推誠待人無所
疑隱號令明賞罰信與共甘苦故下爭致死力 令狐潮
圍張巡於雍丘潮聞玄宗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
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
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
將於前責以義斬之士心蓋勸城中矢盡巡縛蘆藁而為
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藁人

六

得矢數十萬其後夜^復縋城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砍
潮營潮軍大亂追奔十餘里潮慚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
萬春於城上與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
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
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
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遯
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 十四年陽城左遷道州刺史城
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
其者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

賦城自囚於獄判官驚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之安否耳留一二未去城不復歸晝夜坐卧館門外故門上判官不安辭去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中道逸去上視朝每晏左拾遺劉廸楚進言曰陛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王階以謝諫職之廣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上命中使宣慰令歸晉羊祐在江陵務脩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皆輒飲以醇酒使不

得言祐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游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大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祐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祐酒祐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祐祐以成藥與之抗既服之人多棟諫抗抗曰豈有醜人羊叔子哉哉抗告其邊苻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曹操擊劉表會表卒子琮遂奔州降時劉備屯樊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不所為備將其衆去

過襄陽州人多歸備北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
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問謂備
曰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日歸吾
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
勢偏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應赴
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宜亦乎曹操以江陵有
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衆將精兵五千往追之一日一
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備乃棄妻子走 曹操
進軍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曰事急矣請命奉求救

八

於孫將軍遂詣孫權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
豫州逃遁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
已平日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逃
遁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
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北面而西事之權曰劉豫
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
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安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
能舉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然豫州新敗之後安
能抗此難乎亮曰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

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觀同力被操軍必矣操軍敗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美是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郡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不如迎之魯肅密言於權曰向察衆議不足與圖大事願早定大計時周瑜至番陽肅勸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托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割據江東兵精足用當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

九

可迎之邪瑜請得精兵五萬人保為將軍破之權拔刀斫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遂以瑜督三萬人與備併力逆操進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不利引次江北瑜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連舟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兵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列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洛人馬燒溺死者甚衆北軍大潰操引兵走備劉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

郡操軍死者大半 河東節度使雲京與備僕固懷恩謀
反上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與以在力戰一門死王
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
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所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上遣使
慰諭之 吐蕃入寇邊將告急程元振不以聞及至奉天
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元帥郭子儀為副出鎮
咸陽以禦之子儀開廢火部曲離散召募得二十騎而行
至咸陽吐蕃二十餘萬眾瀰漫數十里儀使判官王延昌
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過之竟不召見吐蕃度便橋上倉猝

十

不為知所為出幸陝州吐蕃入長安剽掠府庫市里焚廬
舍長安中肅然一空子儀行收兵合四千人使長孫全緒
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全緒畫則鳴鼓張旗幟夜則多
然火以疑吐蕃百姓又給之曰郭令曰自商州將大軍
不知其數至矣虜以為然悉遁去詔以子儀以西京留守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懷恩中途遇暴疾而死回
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時回
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爭長不相睦子儀知之使牙將李
光瓚等往說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

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肯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遂與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太師藥葛羅執弓貫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唐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而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是以敢來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既為懷恩所誤負公

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因取酒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輕騎與之俱大破之殺吐蕃萬計

嘉

澤州刺史李鷄上慶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端如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又先時諸國累獻馴象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山之陽及豹豸鬪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說淄青軍士至投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卻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慙報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吐蕃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為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燧與張延賞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便上計遂定以渾瑊為會盟使使將二萬餘人赴盟所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操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

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是日上謂諸將曰今日我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切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耶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上大驚明日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之審耶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上見愛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以公權為右拾遺翰林學士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

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曲其以筆諫也

三年以尚書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眾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

吏犯法法在奸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八年上獵於苑北遇涇陽樵夫問其縣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人匿軍家索之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後除言行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命取帖示之

上召翰林學士韋淡託以論詩屏在左右語曰近日外間

十三

謂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搖頭曰全未全未上又嘗與令狐綯謀盡宦官綯蜜密奏曰但有罪勿赦有關勿補自然消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益與朝士相惡南北矣司如水火矣

九年上校獵渭上有^老父數十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宰相莫之測君奭入謝上以此獎厲眾始知之

十月一年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

當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海方無事道曰臣昔
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
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而顛隕凡為天下亦猶
是也唐主深以為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
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疾者惟
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
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
農於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 泚以司農

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騎去劫之以兵秀實
自度不免乃往見泚泚延坐問計秀實悅之使開諭將士
奉迎乘輿泚默然不悅泚召姚令言段秀等議稱帝事秀
實勃然起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
反耶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濺血灑地泚衆前殺之泚遂稱
大秦皇帝裴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者尚多
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
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 二年帝有疾不視朝初
帝欲誅宦者近習懼^皆遂謀離間三官帝疑之不能自解

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心御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后又以皇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于齋宮后殺貴妃以暴疾聞異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遂不視朝二年以趙葵司知樞密院事葵上由疏曰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材其可用者有幾

吾從其大者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才寬厚者任牧養剛正持風憲為官官擇人不為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贊其成效帝幸嘉納之二年上對柳公權等於便殿舉衫袖曰此衣已三澣矣象公美上險權德公權獨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衣之乃末節耳元國子祭酒許之衡居家勤於自治公愛兼盡閨門之內若朝廷然夫婦相待如賓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旁舍有僧公年百歲